

世  
廟  
識  
餘  
錄

世廟識餘錄卷之七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嘉靖初年六部題履事體有窒礙難行者尚相援正前輩殊有同寅協恭之意後來惟務阿順第曰存體面而已姑記一事御史郭希愈言今邊境有警輒忠無人宜重兵部侍郎之選必素歷邊方才畧服衆者令一人專講求邊方軍務一人專講求腹裏軍務仍令自選屬官有智計者爲之贊畫有警即畀以提督之任則職專而志定宜可備緩急其言似可聽而實書生之見吏部業釋從之而是時王時中在兵部上議

以職掌所載尚書侍郎統理一部之事不當分限邊  
腹以致乖隔且屬有四司則凡邊腹軍務分在習理  
者也不當專委一二人替畫又國家遣武臣總兵  
文臣總制臨時命廷臣會推上請簡用事平則  
將歸于班行兵散于營衛故將無久握之權兵無不  
戢之患茲欲以兩侍郎分領亦非祖宗臨時遣將  
之深意且預定左右侍郎將兵之任則諸撫鎮等官  
皆將覬望諉避或候事機設侍郎一有事故又將誰  
屬此論老成持重不曰吏部已覆而遂已之上  
卒從兵部議萬曆間言官猶祖希愈唾餘請兵部更

設四侍郎而部議竟不敢阻撓。設置未久，亦尋廢。注厝不如前輩遠矣。

張孚敬在位，自恃明察，好摺據縉紳，遂啓告訐之門。一時京師刁風頗盛，若詹啓以一歷事監生奏吏部侍郎徐縉徇私納賄，事下都察院勘覈，啓坐誣矣。而猶被旨宥之。會有人竊投牘于敬孚之門，發之，乃縉賂已者，有黃精白臘之數，亦是空牘，何知真偽，付之水火可也。而孚敬竟持奏之，縉斥爲民迹，縉平生固非端士，孚敬宜以他事去之可也。而誤罹曖昧，令僉人得志，而大臣之體汗蔑盡矣。其後嚴嵩爲之地，而

死得復爵家卹又賜謚文敏不知於公論何如也

始進士外選者度不稱其官則求改監職吏部以爲賢

關非媒仕之捷徑祖宗養士之意謂何自今有補

外而求改監職者非才力不及則學術不正不得擅

改京銜以滋奔競上然之命如議禁革著爲例時

助教金洲以末康知縣改任吏部以其人素協士論

宜留供職上不許仍除外任洲嘉定人其邑合陳

置者爲張孚敬內親洲奉差回京置以蘇製寢具二

床直三百金托洲遺孚敬洲迫于父命強攜之行而

心實漸忿行至徐州故稱舟漏仍以所托還陳而陳

業有書達乎敬矣。比洲入朝見乎敬第空手耳。遂銜之。故被是旨。而洲尋終於高邑令。

行人司司正薛侃初從王守仁講學。自以司正不與考選無言事之日。乃為一疏。以上久乏嗣。誣引祖

制請於親藩中擇其親而賢者。迎取一人入京為守城王。以俟東宮生長。出封大國。上怒曰。侃狂妄奏

牘。大肆奸惡。法司會文武大臣及科道官。逮至午門前。追究明白。要見舊典載何。祖訓所言親王必有

交通及主使者。一一具實以聞。侃廣東揭陽人。與太常卿彭澤少詹事夏言同為丁丑進士。是時言數以

事忤大學士張孚敬。孚敬不能堪。以上意方向之。未有以中也。澤以議禮故結歡。張桂孚敬遂倚以爲腹心。謀所以傾言者。侃爲是疏。且一年初。以示光祿卿黃宗明。宗明勸勿上。一日出示澤。澤懷其稿以告孚敬。曰儲事上所諱。而侃與言同年。若指侃疏爲言所爲。則罪不可解矣。孚敬以爲然。澤尋語侃曰。張少傅喜公疏。國之大事。宜亟上。當從中贊成之。乃與之期。孚敬因先錄侃稿以進。謂出于言。且云編修歐陽德見其疏。亦以爲可進。又引中允廖道南謂言交結江西王府有迹。請上且勿發。以待疏至。已而

侃猶豫欲止其事。澤數促之，䟽入。隨被廷訊。侃備  
受拷掠，言已所自為無主者。既累日，詞不具。澤乃微  
詞挑之，使引言。侃瞋目曰：「趣我上者爾，謂張少傅則  
然。于言何與？」都御史汪鉉乃攘臂謂言：「實使之言拍  
案大罵，幾欲毆鉉。給事中孫應奎、曹汴乃揖乎敬，且  
迴避。乎敬怒，應奎等卽上䟽言狀。」上併下言，應奎  
汴于獄。復命武定侯郭勛、大學士翟鑿、司禮監官會  
府部九卿科道錦衣衛官用刑鞫于廷。具得其狀，言  
侃䟽實出己意。夏言、歐陽德供誣引實。澤附會輔臣，  
欲以中言也。澤宜重治，但侃性猖狂，心尤險詐，搖惑



人心妄生異議，並宜重處。言因上疏，詆彭澤之造謔。汪鉉之黨惡。上乃釋言，出早敬密疏，二示群臣。片其伎罔，于是御史譚纘端廷赦，唐愈賢各疏劾。卒敬鉉澤等，明日勅諭三法司曰：薛侃以猖狂之性，發不諱之言，撻其言似忠謀遠慮，但朕非宋仁宗向暮之年，原其心實懷欺罔，忍于言其君終無建嗣之期。妄生異議，致惹事端，法當重處，以杜禍源。法司擬罪來者，彭澤賢非材用，性本無良，小人狡詐之資，奸邪詭譎之行，往來構禍，搬鬪是非，致使薛侃招稱有干宗室，傷朕親親之情，俾輔臣急于攻擊，害朕君臣之意。

罪犯甚重法當處死姑從寬宥發邊遠地面充軍輔  
臣張孚敬初以建議大禮朕特不次進用既而被人  
彈劾有旨令其省改却乃不慎於思罔悛於性朕以  
心腹是託奚止股肱而已望以伊傅之佐豈惟待遇  
是隆乃昧休休有容之量犯戚戚媚嫉之科殊非朕  
所倚賴專于忌惡甚失丞弼之任難以優容着致仕  
去夏言既於斯事無干不宜拍案喧罵匪徒失儀亦  
涉爭報朕念其被害所激故特赦而不問孫應奎曹  
汴職在糾舉責豈被言但其時事未明白據斥輔臣  
跡涉回護故朕併令拿問今念係言官亦從赦放其

餘見監人犯悉宥之。此事既經區處。在朝大小官員。宜思革除私忿。務為盡忠。效古人事。君同寅協恭之心。守聖人不貳不欺之訓。匡朕不逮。以臻至化。庶不負其君。忝其親。而未有譽焉。已所司擬彭澤邊遠充軍。薛侃納贖為民。按此舉孚敬所為。甚辱國體。一經敗露。匪特不可以稱大臣。亦無復人理矣。乃妄言自是得君愈甚。孚敬雖擠之。實引之也。

翰林院修撰姚涑請黜元世祖以正祀典。下禮部覆議。以為胡元受命九世。世祖最賢。其一代之治。有足稱者。所謂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亦春秋與善之法。且

自古帝王常優崇勝國以昭忠厚。太祖神謀睿斷，必有所見，故載在祀典百餘年於茲矣。宜遵舊制，廟祀如故。此千古不易之論也。上竟從部議。其後以歲有邊患，而主事傅伯棟建言，遂撤去塑像，革其祀。愚以爲歷數之傳，雖有華夷之辨，要皆天命所屬。雖曰夷狄自不能廢之矣。乃宋人正閏之說，尤爲無爲。禮部侍郎湛若水言：陛下以皇儲未建，精禱祈禱，求之於神者至矣。臣愚以爲又當修其在已者，以協應之。所謂在已者，收斂精神是已。語稍涉迂。上曰：爾旣欲朕收斂精神，便不必如此煩擾。上素知若水

學術斯旨亦切中其病矣先是祭酒魏校與大學士  
桂萼善母私憂上未建嗣乃懷一種子方浼萼上  
之其事載校家乘中然校竟無後校亦講學人也其  
心似忠而其迂則類若水矣其後家居酷信堪輿家  
屢改葬其父母而又多服熱劑以祈嗣卒塲發于項  
以死悲夫

張孚敬為人剛狠故所行多從苛刻如沙汰生員之舉  
是何意義孚敬既去位御史楊宜上疏曰邇者沙汰  
生員之令一下而督學使者奉行過刻略無愛惜之  
意其年少者以文詞不工見黜長者以齒貌近邁不

容甚則浪擿毀譽輒加擯棄沮父兄教子弟之念驅  
衣冠爲田野之傭且史冊所載有增廣生員有增置  
學舍者矣有沙汰天下僧尼者矣未聞有沙汰生員  
之名也宜下所司加意作養毋徒以黜退爲功時夏  
言在禮部盡反孚敬之政議覆如宜言萬曆間每縣  
入學以十五名爲限亦祖孚敬之意然指歲歲考校  
而言也乃奉行者虛歲不補唯以少爲貴而當事者  
負怨愈深謨在禮部嘗爲調停業已量增其數而後  
來矯枉過直又溢取無度務以多爲貴不知其卽以  
少爲貴者之心也而販夫俗子皆濫列章縫士風日

流于惡薄矣。主持世道者姑置不問何也。

吏部尚書王瓊等言考察事例載在累朝合甲止擬

三年任內事蹟初非通考生平素行邇來不諳此例  
往往苛求有已陞外官因前任京官而被斥者有已  
陞尊官因前任卑官而被黜者惡惡長而善善短殊  
失惜才之意此論愷爽甚得銓部大臣體頃論大臣  
者有生不同時仕不同世偶誤所聞遂形指摘以致  
是非顛倒茫無影響若謂大學士張居正以刑部侍  
郎洪朝選勘處遼廢人不盡其辜嗾人陷之度死者  
親王非造反逆已錮高墻矣尚有何辜可盡是時御

史部光先與之同事。何獨用之。總督三邊有謂吏部侍郎陸光祖阿附宗人陸炳得美遷者。不知光祖以知縣行取。又遜南部爲避炳權勢也。後來炳死而光祖名位始顯。有謂南吏書趙錦平生無一善狀者。不知錦爲御史嘗以論嚴嵩自雲南逮赴詔獄被杖削籍。隆慶年始起。有謂南刑書陳道基爲江西巡按賄嚴嵩以進者。而道基實未嘗按江西也。言官道聽何恠其然。惜舉朝無一人救正之者。倘以訛傳訛。少年雌黃之口。闌及善類多矣。朝廷之上固不可無老成人也。



禮部侍郎夏言當嘉靖壬辰會試條陳科場事宜內一  
款應試之士于風簷寸晷之中欲實錄其文可爲程  
式者蓋已絕無間有所以試錄文字多出主司之手  
而兩京試會皆館閣儒臣所爲足爲海內矜式近令  
錄士于本文不必考官自作所以各省試錄文理紕  
繆體裁龐雜今次會試若士子之文縱有可錄仍令  
考官重加裁正以示模範此疏申明已極妥當乃萬  
曆乙酉言官復以主司作文有碍者卷欲仍錄士子  
之文而本年試錄所謂紕繆龐雜之病間亦有如言  
所論者殊失華國之體不知場中看卷止分黑白與

各省小試不同，只三四日可畢事矣。何憂其無隙，曷  
作文也。當時禮部不考故案，而漫爲題覆，後來終當  
改正。

工部監管節慎庫官故事，按季輪差。至嘉靖十一年，始  
命吏部註選一官專理。從給事中秦鰲建白也。顧利  
權所窒，不如輪差爲當。

都御史汪鋹始以附權貴得幸於上。其剛很暴戾，有  
舉朝所不能堪者。然其糾正官邪，亦得總憲之體。一  
日劾奏出差御史王宣譚纘沈奎陳大器陸夢麟李  
羨胡體乾陳世輔熊爵等九人，先後保薦官場大計。

之日多以貪酷不謹敗宜連坐請 勅吏部視其多寡而議罰焉部覆巡按御史濫舉四人以上者革職閒住二人以上者降一級調外任一人者罰俸半年詔從之著爲令于是宣纘閒住大器彥麟世輔降調奎美體乾齡罰俸此舉姑無論鉉果出于公心否似不當以人廢之也頃年回道考察亦循故事而竟未嘗論斥一人傳云上下和同非國之福也然譚纘嘗以薛侃事劾鉉故鉉擠之

世廟威福必自己出無令臣下干之大學士張孚敬赴召未久正君臣相得之時偶以彗星見都給事中魏

良弼引占書言彗孛見東方君臣爭明彗孛出井姦  
臣在側因言乎敬驕恣專橫上心已動矣及乎敬  
奏辨謂頃良弼濫舉京營武職官臣請上奪其俸  
兩月以是良弼挾私報復夫奪俸非閣臣所可請者  
上滋不悅第以其疏報聞而已故給事中秦鰲劾  
孚敬強辨飾奸媚嫉愈甚且票擬聖旨豈容不密  
今引以自歸明示中外若天子之權在其掌握等語  
上覽奏曰秦鰲之言實出忠讜因勒孚敬自陳致  
仕去人臣之進諫有機苟得其機則一言而山岳可  
排螭跡是也不數日良弼又奏劾吏部尚書汪鏞

上弗之矣。蓋不欲進退大臣之權。盡屬之臺諫也。

翰林院編修楊名以星變陳言欲上省祭其喜怒失

中者。上令明言之。名乃再疏。其畧云。汪鉉心行反

覆舉動乖張。不當用。掌吏部郭勛邪回險詐。不當用。

典戎務陳道瀛。金仁輩庸惡。道流不當用。司享祀。此

聖心之偏於喜也。皇上踐祚以來。諸臣建言觸冒

天威。自取罪矣。今懲創以久。雖有以愛惜人才為

請者。皇上終未釋然。此聖心之偏於怒也。又如真

人邵元節。猥以末術過蒙采聽。常命于內府。修建醮

事。此雖皇上祈天永命之心。但自古禱祠無驗。乃

不惜糜費使之頻舉且命左右大臣奔走供事遂致  
不肖之臣妄為依托且聞有昏夜乞哀出其門下者  
恐為市恩播威夤緣僨事之漸也此皆 聖心之少  
有所偏者伏望 聖明察臣愚直宥臣狂戇將汪鉉  
等早賜罷斥而遠卻禱祠云云是時 上始向意齋  
醮在廷諸臣無有言及之者乃名首倡批鱗之論已  
觸 上忌逮汪鉉辨疏指名四川人與楊廷和同里  
廷和與張孚敬議禮不合頃孚敬去位廷和之黨私  
為報復故攻及臣云云按楊張議禮與鉉何與而故  
舉以為言鉉真俠邪無賴矣故 上益怒名處名編

戊。上素優容翰職而名被禍獨深。一斤不復爲可憐也。

南京御史馮恩論舉朝大臣。槩加以軒輊語。雖非敷陳之體。乃其一時評隙得者十九。失者十一。如大學士張孚敬。方獻夫。翟鑾。刑部尚書王時中。吏部右侍郎許誥。禮部右侍郎湛若水。工部左侍郎黎奭。皆其所輕。雖有次第。而輕之尤。則以吏部尚書汪鋹爲當今第一惡毒小人。疑孝子慈孫所不能改也。如大學士李時。戶部尚書許讚。兵部尚書王憲。工部尚書趙璜。吏部左侍郎周用。禮部右侍郎領昂。臣兵部左侍郎

錢如京右侍郎王宗明刑部左侍郎聞淵右侍郎朱廷聲工部左侍郎林廷楫皆其所軒者雖有次第而尤軒之尤則禮部尚書夏言稱其多蓄之學不羈之才似矣至謂不立黨與扶持正論舉以爲救時宰相蓋時言初當事而其剛愎自用較轢縉紳之態或未盡露也而上方嚮用之故恩特爲掄揚冀寬聖怒耳不知上之恩威莫測其嚮用夏言不欲使人窺伺之也故怒恩愈甚而法司竟坐恩上言大臣德政之條瀕于死矣後幸末減編戍終身至隆慶始起家拜大理寺丞然老不能用矣乃其後子孫蕃衍貴



盛又賢而有文天之報施蓋不誣也

張延齡兄弟 慈壽皇太后弟也皆以恩澤侍候弘正

間憑籍寵靈頗肆驕橫 上已不能堪有指揮司聰

者爲延齡行錢往來其家聰負延齡銀五百索之急

遂謀訐延齡以其先年嘗爲日者曹祖奏其陰謀不

軌事以奏章挾延齡遣人執聰杖之百置幽室中死

其子昇銜之不發也至是揣 上不悅延齡仍拾父

奏狀奏之下刑部逮延齡刑部鞠殺司聰等事有驗

其陰謀不軌遠無佐証于是尚書鞫賢等以延齡係

應議親臣具獄詞讞上 上怒曰夫逆謀者只論謀

與不謀豈論成否耶因責之再問乃坐延齡死罪而  
鶴齡以居第相連坐視不言奪侯降南京錦衣衛指  
揮間住按此與漢溥昭事相類能不以 太后故廢  
祖宗之法 上直神武哉顧曹祖所計先年厥衛  
已質其誣祖自悔恨仰藥死矣而今止以人命論則  
延齡當在應議之列卽不宥令老斃于獄庶無傷于  
昭聖之心耳

嘉靖戊子辛卯兩科各省俱京官主試此大學士張孚  
敬指也至癸巳夏言爲禮部尚書奏往歲所遣京官  
每與巡按御史以禮節生嫌致妨試事且錄文多尚

浮詭不足爲訓，宜併禁之。得旨俱如部議。主試復用教官時，上方向意于言，卽孚敬在政府不能阻也。頃萬曆乙酉，未免復踵前弊，而主試官有被巡按叅劾者矣。此事須再加酌處，方經義可行。

禮部侍郎黃綰，雖起家任子，而學博才宏，儘可肩鉅。第爲人心術欠端，初附張孚敬議禮，特相結納，已有寵于上。後上意漸踈，孚敬而進，夏言乃又附言而攻孚敬。時吏部尚書汪鋐以孚敬所私，亦有寵于上。因發其在南禮部署印時故護屬官鄒守益聽其擅離職守，敢于欺蔽實孚敬發縱也。上怒業調綰

外任尋念綰嘗贊大禮有勞仍命復原職鉉意不愜  
再疏攻綰綰又調外任當是時綰宜順命赴調庶不  
失易退之義乃復上疏大陳孚敬罪過而斥汪鉉耳  
爲孚敬鷹犬是豈大臣之體對君之言哉 上竟留  
綰供事夫綰以部堂縱放屬官回籍原非大故而孚  
敬調旨外謫已自任情報然而又訐其暗昧附人以  
搖 國是所謂婆子舌頭隔籬爭鬧何時而已 上

雖英明柰各怙議禮寵靈殊難處分也既而大同兵  
變孚敬主剿夏言主撫已屬黃綰往矣孚敬持之不  
欲行 上諭孚敬曰茲大同一事卿獨未究心干至

理委非正大之舉。囑逆誅逆，終是賊得計，我師傷亡無數，用財無數。今如是了事，可耻之甚，不罪，其有罪之人，是何理耶？非朕偏聽一言之言，卿可推思其理，自得其正也。人皆曰：卿獨與言爲忌，茲事又不從，果然矣。如其所言，真不當行，豈可遷就爲之？推言之力，幹君事，今亦不多及。黃綰之爲人，鄉所甚曉，朕恐前日之事，果如所言，卿不自累耶？卿能與綰比，舊加厚其交，再肯與言凡事和處，則朕不勞于政務，卿之德量益者矣。已乎？敬執議如初。上復諭曰：大臣事君，謀國貴和，若彼此爭訟，各生私心，則其君何託耶？卿

尚平心而熟思之因降 旨嘉言忠謀悉如議行而  
縮至大同奉勅宣慰果盡得首惡而赦其脅從軍民  
始定乎敬自是不能久于其位矣

禮部侍郎顧鼎臣霍福以孟冬時享被 命捧主會二

臣俱適有期功之喪例當引避上言據古諸侯絕大  
夫降之文謂今之公卿卽古之諸侯臨祭不當引避  
禮部尚書夏言折之曰古者封建諸侯世有其國伯  
叔兄弟皆其臣也故期服可絕不知今之所謂公卿  
能以君道自處而臣其伯叔兄弟也則期功無絕降  
之說矣云云 詔乃令鼎臣福迴避按捧主榮遣也

鼎臣固不當妄擬諸侯以冒君寵乃言謂諸侯臣  
其伯叔兄弟而絕其期功之服似矣若爲大夫者亦  
豈臣其伯叔兄弟而服爲之降乎此亦一時杜撰語  
古者凡有喪制姑無論三年卽三月五月九月期年  
衰逐服之輕重均不可忘也則皆不爲禮不爲樂之  
日也乃祭爲吉禮可忘哀而與之乎謂絕降者豈獨  
古之諸侯大夫哉今之仕者三年之喪必解官守制  
期功則第銜哀于私室而服官如故是絕降之義也  
而祭則暫也例令引避則朝廷之所以恤其私耳  
若在外僚無可請代矣

終

世廟識餘錄卷之八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

奏

祖宗時守巡二道俱駐省城歲以春秋二季出巡各府是以體尊而法行自嘉靖三十年詔令守巡官分駐各府以家眷從凡服食器用未免乾沒地方且人情稔熟不測之威無所施矣又與二千石同城賢者則相與爭能爭功媮隙易生不賢者共誣上以行其私而已萬曆間執政者曾念及之欲還守巡官于省城而仍爲時巡之舉如南北直隸然以事久難復竟不果于行



嘉靖十年以後京師小人誤揣 上喜察群臣陰事兢

爲刁詞挾詐人財已故太監張永弟張容有奴郭祿  
爲容所逐思有以傾之乃誣求墳犯龍脉容不行遷  
改去歲又將妻陳氏竊葬兆內致 哀冲太子不末  
令其子郭麟陳牒錦衣衛帶俸指揮閔紀所轉奏

上覽而惡之以其疏示輔臣曰此疏甚無謂命定自  
天矧積後人福則在祖父爲之顧朕不逮 皇祖皇  
考深仁厚澤耳誠如紀言則舉皆可以如是也有是  
理耶輔臣張孚敬亦言此風不可漸長請嚴治之得  
旨下法司論郭麟及諸朋奸俱發邊戍先是武定

侯郭勳以張末故有憾于大學士楊一清使末奴朱繼宗告張容爲秘語流傳禁中容與一清俱得罪繼宗宥不問自是告訐遂熾至是容凡三被奴告矣事初聞衆惴惴俱興大獄賴上聖明置諸奸重典中外大悅告訐之風少衰

吏科給事中戚賢疏考察拾遺但糾劾所留之非人未聞論抹辦明所去之未當也近日大計倘有以賢見斥臣等請與論抹伸其枉抑上是其言於是兵科左給事中薛宗鎬具言參議王臣等枉狀乞召選原職下吏部覆言王臣等不職匪直撫按官言之卽南

京科道業已具劾而宗鎧係言官輒相抵牾挾私亂政恐倖門一開趨者瀾倒不耳聽已得旨考察係國家大典原無論掾事已之書生謀國徃徃有彌近理而大亂真者戚賢之建白是也假令考察後許論救辨明鄉會試後許重錄遺才則天下紛紛無寧日矣隆慶初督學使檄吊童生府試落卷冀拔俊異常州知府李幼滋阻議諸童闕擊之幾致大亂頃年督學官又有自作款式合童生告訐府縣不公不明者率其子弟攻其父兄古今無是禮也可謂不學無術

哉

本朝 列聖元后上賓擬謚俱用十二字莊肅廟禮部  
尚書夏言以后作配 武宗謚宜一體 上下廷臣  
集議大學士張孚敬默探 上意謂 莊肅事體與  
累朝不同其謚冊之文止宜二字四字而大學士  
李時從中調停曰二字四字太少須得八字都御史  
王廷相吏部左侍郎霍韜論與言合亦固爭之而言  
謂謚號祇以表行尊名其於服制有無名分尊卑本  
不相涉蓋破累朝事體不同之說也 上以 莊肅  
歷于 昭聖而 皇嫂之喪無有事嫂如事母之禮  
卒用六字謚曰孝靜莊惠安肅毅皇后夫 武宗之

謚固十二字也。當時豈無壓毋之嫌而獨于 莊肅  
始貶損之。惜禮官不能終執奏也。吏部尚書汪鉉之  
言曰。大行皇后固上同於列后。若論倫理。難加全典。  
今止宜且據謚法二字。以表稱懿行。候他日再加徽  
號。其巧於逢君如此。他日 上謂大學士李時曰。謚  
議本內閣禮部草。何與於吏部。而鉉肆忿辨。其為上  
所詆醜。又如此已。 上卒加后以全謚也。

乙未殿試。 上親賜策問。及讀卷畢。降諭曰。卿等所進  
卷朕各覽一週。其上一卷正合題意。周道善而備。朕  
所取法。其三說仁禮為用。夫仁基之禮成之。亦甚得。

其意其上四論仁敬夫敬而能仁可以保治矣其上  
二畧泛而滯于行其下二却似謹雖與題不合言以  
時事故朕取之可以甲首餘以次列去蓋自有制  
科以來朝廷策士未有親承聖問躬自披閱如  
是舉者後禮部因請以聖諭恭列登科錄篇首其  
十二人對策俱以次刊刻非似別科僅錄甲策對  
而已其上一韓應龍上三吳山上二孫陞下二李璣  
上四趙貞吉是科自開甲外九人皆選庶吉士皆留  
官翰林其後以尚書入內閣者一人郭朴兩京六部  
尚書八人吳山孫陞趙貞吉李璣尹臺康太和林廷

璣何維栢庶吉士之致高位亦惟是科為盛獨榜首  
韓應龍以早世官不振

初大臣子承蔭者未經受官或鄉試中式俱許補蔭

上即位議罷之十四年吏部以祖宗舊例為請仍

詔復之而故刑部尚書屠薰蔭子應垣中式補蔭  
應垣應峻復中式以應垣子鈞補之補及三代後來  
罕見近有不肯許重補矣况三代乎至年遠者不  
許補蔭似非所以勸勞臣也

今天壽山名始于成祖蓋嘗駐蹕于此飲酒是日適萬  
壽之期群臣上壽故名天壽云而今之傳訛者謂為

御體所藏名天壽者非也。

先是禁中有大善佛殿內供金銀佛像并金銀函貯佛骨佛頭佛牙等物。上既勅廷臣議撤佛殿卽其地建皇太后宮。是日命侯郭勛大學士李時尚書夏言入視殿趾。于是尚書言請勅有司以佛骨等瘞之中野以杜愚冥之惑。上曰朕思此物聽之者智曰邪穢必不欲觀。愚曰奇異必欲尊奉。今雖埋之將來豈無竊發以惑民者可議所以未除之。于是部議請投之火。上從之。乃燔之于通衢。按是舉乃世廟度越千古之見。顧其平生祇好道不好佛亦其天



性也。

吏部左侍郎霍穎署部疏言。頃臺諫多不得人以選授。不慎故也。當預於進士取選之時。部堂糊名校閱。品隲高下。擇其才識老成者。授以博士中書舍人等官。餘則授以推官知縣。俾之練習政務。以備他日科道之選。業得旨如議矣。當是時。科道官寂無一言。指斥其非者。惟禮部辦事進士盧梗。上書爭之。其畧言。進士奏對公車。臨軒賜第。其等甲已經聖明裁定。後來不過需次授職。此至公至重之典。係祖宗成憲。而謫欲變亂。重加考校。是銓曹之權得傾。人主

人情趣內避外，黃綠鐵刺何所不至。且治國如治身，科道耳目也，守令手足也。世未有重耳目而不兼乎手足者。如翰所言，內授者爲才識老成，外授者爲練習政體。則才識者反處以京職之優閒，未練者顧委以親民之要務。獨不思守令何官，可使不諳政體者爲之乎。意尤舛謀，乞亟釐正。以爲紊亂典章者戒。梗語頗剴切明當，卽翰亦無以自解。雖其平生好辯，至是噤不敢發。上竟納便言，令吏部照舊銓除，不必考選。已梗又上疏，欲釐亂選法，妄干諫職，被逮罰治。傳云吉人之詞寡，其後梗之居官居鄉，終不齒于士。

論孔子所以不言取人也

霍韜故以阻壞夏言

郊議言嘗奏其私書韜被逮下

詔獄已而釋之其後兩人互相讎訐府尹劄淑相家人通賄爲東廠偵獲淑相上書自白疑夏言陰陷之復疑淑相爲霍韜所主使韜乃摘言爲費宏請謚不  
宜謚文憲有犯 純皇帝廟號又不查校宏平生被  
論賊迹引律有凡奏公事規避增減緊關情節朦朧  
奏准施行者斬之文欲當言大辟言既辨韜自排陷  
楊一清陰壞桂萼之後揚揚自恣人畏如虎如擅准  
詞狀不奉 欽依合都察院奉行如家人賣題事露

不請 旨輒降知印爲吏如已經大選官不願任則  
准狀令下月重選亦欲當韶專擅選官大辟皆市井  
無賴語而韶指言犯 廟號事尤迂誕無當議謚出  
自翰林與禮部無干而彭時宋濂文憲之謚俱在正  
德間原無諱可避韶號博學何湯無稽考宜爭之不  
勝自是 上逾寵言而疏韶言固妄庸人而韶之不  
諳事體其腐尤易見也

故事欽天監奏祭祀日期于 奉天門進呈 奉天殿  
奏進行禮如朔望儀夏言因上奏進禮儀 上曰大  
報首重諸祀朕當親定儀一帙永傳爲法取進曆儀

用朔云一每歲大宗伯以大報日期等日告於  
帝前期于本衙門宿鴻臚鄉俱請御殿及設案 奉  
天殿中是日百官公服侍班 皇帝服皮弁太宗伯  
具朝服自午門中道行捧祀日冊立置於案 皇帝  
就案先立定大宗伯跪奏曰嘉靖幾年分大報等祀  
日冊請敬之 皇帝措圭取而恭視訖序班舉案於  
蓋華殿中 皇帝陞座百官叩頭如常禮畢仍冠以  
急勅言居四字此嘉靖十五年秋日 御筆也刻右  
禮部寅清堂前歲遵行之後世人臣拜君君無有立  
受者是舉爲禮卿至榮重事云

初 陳皇后正位中宮七年 上遇如常及朋 賜謚  
悼靈至是尚書夏言以 先皇后母儀天下懿行純  
德足可稱述而謚法在悼猶楊中年蚤夭之義但靈  
義有六類非美大之稱請下翰林院更議 上從其  
言乃改謚曰孝潔而是歲 陵祀 上以 孝靖皇  
后未加全謚於禮未備而諭禮部尚書夏言議聞乃  
親定如 各廟 后加謚為孝靖往惠安瀟溫誠順  
天偕聖教皇后諭所司遵行併命擇日改題神主蓋  
聖心大悟前六字謚為非云

張延齡始以曖昧不法事下獄未嘗其事 上亦以

昭聖故不忍卽加誅。顏延齡素性恣肆。在獄殊不爲周防。往往私通外人。飲酒宴樂。侈泰如故。又嘗書聖學心法一幅。題君道不明。賞罰六字於其端。或傳播於外。而京師棍俠劉東山者。適以他事繫別獄。犷悍不受拘囚。提牢主事羅虞臣因執而掠之。東山恨虞臣欲報之。度非撫有太故。無以聳。上脫已罪。乃誣奏虞臣黨比逆惡。故縱延齡陰謀賄結。遷官爲外援。其妻崔氏。動引官闈爲主。所株連者不下數十百人。詔逮捕疏中有名者下。詔獄拷訊。而鎮撫司以其狀聞。上怒延齡明書君道不明之詞。訕上爲逆。

責法司非人類與死囚爲黨先是延齡詞內有劉  
者復圖挾詐又誣搆延齡謀附權閹傳迓宮禁內金  
幣賂遺真人邵元節諳結邊官王祿等釀成大患等  
因有 旨併下 詔獄拷訊二跪所望累人或不識  
西事皆無影鎮撫司以實聞 詔下都察院從重擬  
罪都御史王廷相等議延齡先坐重辟乃敢怨望當  
比罵父者律仍前候決而羅虞臣等論罪有差東山  
琦止坐奏事不實一配一戍而延齡之獄愈牢不可  
動矣

南京禮部尚書霍韜言按禮儀定式京官三品以上得



乘轎官員相避有等制甚明也。邇者南京文官無論

品秩崇卑皆用肩輿或乘女轎街衢相遇卑不避尊

舊年給事中曾鈞駢馬徑衝尚書劉應龍潘珮兩轎

之間鈞尋與龍互相訐奏臣禮官也乞申明禮制俾

臣有所遵守 詔下禮部都察院僉議以聞禮科都

給事中李克濁等給事中謝廷蒞等及南京給事中

曹邁等各抗章謂近侍之臣不當迴避又雜舉公會

宴次得與尚書同列以證之章俱下所司既而禮部

尚書更言以輿輶有隙克濁以執奏俱引避不預議

都御史王廷相乃與禮部侍郎王宗明張壁議覆曰

等按大明會典京官常朝儀條內云公侯序于文武班首次駙馬次伯自一品以下文東武西依次序立此班列之定體如此又大宴儀條內云公侯駙馬伯文職四品以上及學士東西侍坐六科都給事中中左門序立六科給事中冊墀東西坐其宴坐之定體如此又公會序坐條內云在京法司會官審囚俱於承天門外東西重行列位公侯駙馬伯列於東班都督等官列於東班後行尚書都御史侍郎等官列於西班通政司大理寺佐貳等官并六科給事中列于西班後行禮部會議民情俱於闕左門東直房序坐

尚書左右都御史等官上坐侍郎副都御史等官對坐通政司叅議大理寺寺丞等官列於東旁六科給事中列於西旁南京文武衙門公事會集序坐亦如之其會議聚坐之定體如此又官員相遇迴避條內云十品遇四品以上引馬迴避遇五品以馬側立遇六品引馬讓道而行其迴避之定體如此又觀給事中教場比試與侯伯大臣並坐選官賜酒飯與吏部尚書侍郎對坐此皆會典所不載夫尚書侍郎一也在吏部則對坐在兵部則並坐亦非定體矣但與大臣一時同事禮體之變又如此必欲從變推類衡決

常禮亦所不可。今六科給事中朝參宴會，遵常達變，咸循禮制。其途遇九卿大臣，亦皆引馬迴避，成規具在其南京六科給事中途遇九卿大臣立馬拱手，不知所始。禮典既不該載，事例亦無可查。且皇朝一王之制，萬國同文，豈都畿以南北殊俗異政，兩京文職三品以下不許乘轎，已有定例，其用蔽幃女轎出入皆違犯典章，所宜禁止。請勅南京諸臣四品以下，遵制乘馬。其六科途遇部院大臣，亦如在京引馬迴避。違者聽禮部都察院糾正。上從其議。有違者必參治其罪。此題詳明妥當，且詞嚴義正，不激不隨。

可以彈壓人心。願南京去。君門既遠，人習玩愒，令  
行未久，即同兒戲。聞今時尤甚。大臣各懷持保之念，  
匪直無諫之救正，亦無王廷相之讜議矣。

吏部尚書汪欽卒，賜謚榮靈。蓋與而奪之之辭也。欽徵  
之婺源人，爲人狠狡，而長於趨時。起家南部，後歷任  
藩臬，俱在廣東，乃得因方霍以結納。張桂旣柄用力  
引薦之。上登極之初，罷四方貢祥瑞，而欽在南贛  
首進甘露時，諸臣方修明倫大典，因標之卷末，以爲  
上孝感所致。欽遂蒙知眷，無何擢內臺掌銓衡。  
其勢張甚，且兼有口才，內雖軟媚，而外示強直，遇不

可意事卽奏汰之。上亦信任不疑。朝臣多畏避之。一時亦見欽肅臺諫。一時有犯之者。卽以議禮自負。指爲報復。橫被譴謫。併杖死者無慮數十人。其犯衆怒。居之不疑。久之。上頗厭其詭邪。令自陳以去。未幾卒於家。往時嘗記嘉定令李資坤者。真人也。始令楚之宜城。以好興作。爲縣人所奏。當赴調。銕察李有幹。苟竟調嘉定。李感銕知已。逾年。李遣一衙僮五十金。崇以死組馳謝之。而是時京師餽遺禁嚴。僮係組於腰。偵校密伺之。幾爲所獲。僮乃佯爲登廁。示以身無所有。校因舍之去。入夜始得潛殺銕所。又素附

張孚敬一日偶有所忤，拒不見銓。因就其旁舍穴墻而入，俟孚敬出，忽匍伏於庭，身敬大為驚詫，尋禮待如初，然心已厭薄之矣。國史稱銓內行修潔，以非實錄也。

南京凡遇元旦冬至萬壽聖節拜賀，止行人拜禮。霍韜在南京禮部以爲簡奏，欲照在京行禮。禮部覆言在京三大節有宣表致詞及傳制俱舞蹈山呼，故行十二拜禮。南京在外無是，只前後四拜，非簡也。然先期進表文仍舞蹈山呼，則業已行十二拜禮矣。此

祖宗舊制，非臣下敢自爲隆殺，似難輕改。已得旨。

照舊行是時夏言在禮部與縉素不相能故阻其議  
今在外司府州縣祝釐原行十二拜禮何嘗前後四  
拜如南京而言妄援以證縉縉平生雖好異至所謂  
欲改行十二拜禮未嘗誤也惟與王親同城有司行  
八拜者隨親王之班故耳

書院不奉 明旨私自創建令有司改毀自今再有私  
創者巡按御史叅奏此嘉靖十六年御史游居敬劾  
南京吏部尚書湛若水僞學故有是令也萬曆間常  
州知府施觀民弊科罰民財私創書院被論乃調旨  
者遂申明前令于是天下書院盡毀此非閣臣創自



已見而後來講學科臣疏請必欲復之其在禮部題覆有三代明倫止於學校不聞別有書院之名等語其議竟寢然亦以是忤科臣也

霍福以吏侍徙南禮書意不無少望累上書攻訐吏部內閣之短言文選郎中楊育秀私用承差駕本得其重賄日坐選美官育秀坐是調外一言吏部選給事中劉文光籍尋忽報罷給事李鶴鳴前以考察降謫尋復原官以俱受閣臣意請上下諭吏部以後進用人才務秉公正毋受當事者指使俾天下曉然知威福自朝廷而大臣有如李林甫秦檜者不得

播弄於左右其言雖公而意實忿激且天位天祿雖  
人主得而私之韜何悻悻於南部之徙也其器量褊  
窄上以是愈踈之尋詔霍韜有宜遵前旨盡心供  
職不得相訐致傷國體之語故議禮大臣終不蒙柄  
用者惟韜一人也

丁酉應天鄉試錄進呈考官批語下失於填名下禮部  
參看部議考試提調監試官俱應提問上惡策題  
以國家祀戎大事爲問語多譏訕令錦衣衛官逮治  
而考官江汝璧歐陽衢俱外謫所取貢士不許對制  
先是三場一生題紙爲大風吹入半空後墮國子監

中已得請貢士許送監肄業此其驗云蓋前場上易  
有剛自外而爲主于內之題上已忘之矣

嘉靖間屢起大獄俱下錦衣衛鞫訊而掌衛事指揮使  
王佐起家武舉能用法公平如張延齡怙先朝外  
戚寵強橫無忌上惡之已下獄論死而棍俠劉東  
山仍脅其子詐財妄奏延齡魘昧呪咀事佐執不肯  
誣延齡而反以奏事不實坐東山邊遠未戍仍用大  
枷枷號午門前三箇月人以爲快此武弁所難也而  
當世廟時尤難矣哉

章聖崩上欲遷睿皇帝梓宮葬於長陵西南之

大峪山是時禮書嚴嵩阿 上意極力愆患已 上

自悟顯陵難啓尋罷其事業 章聖南部而御史

陳讓疏言古不合葬稱引黃帝以衣冠葬橋陵舜葬

九疑二女不從爲證宜奉 睿皇帝所遺衣冠與

章聖合葬於大峪山又以 章聖所遺冠帔合葬於

顯陵其說頗謬悠無據 上曰並建二陵用衣冠交

葬從古所無責令對狀讓乃引罪且自辨 詔斥爲

民乃知上意所注非群臣所能窺測也今 上穆卜

壽宮正在大峪山頃言官欲傾首輔其寓意尤有

難言者跡奏大峪山非吉壤乃內閣同禮部挾私鞅

國強上改上已。上親閱之。了無可疑。而御史柯  
挺又力辨其非。因有旨。建言者俱外調。然舉朝無以  
皇祖嘗欲遷。顯陵於是爲言者。即一拆之。其語  
可塞。亦何必紛紛爭論乎。

大學士張孚敬卒。上親按古謚法。以孚敬能危身奉

上特命謚之曰忠。前此所未有之眷遇也。孚敬起家  
甚晚。得君甚驟。京師諺云。一可笑。七年進士。便擢  
蓋指孚敬也。孚敬以所學結主心。而明倫一事。大慰  
聖母之望。後以恃寵驕亢。屢爲上所不容。然尋  
遂尋召還。蓋章聖留之也。故終章聖之世。眷遇

不棄以至於死其提躬峻潔朝野肅然足為嘉靖間  
輔臣之冠第報復太狠之死不悔如大禮大獄為已  
得罪者誅竄無數逮後事平卒不肯出一言救解其  
初入內閣常妬人出已上楊廷和祇是議論不合業  
罷之矣而必欲置之於死楊一清揣上嚮意早欲  
則極力慫恿之矣終誣賊私以去已召用費宏又  
恣為媒孽必竦上疏之而後已此豈有休休之量  
者哉逮致仕還家猶以私役民夫與御史周汝員訐  
奏其剛愎自用自是天性孔子未仁之論固當責之  
耳

巳亥 上幸承天至衛輝府夜四更 行宮火是時

法駕已嚴辦侍衛倉卒不知 上所在獨錦衣衛預

揮陸炳負 上出御乘輿後宮及內侍有隕於火者

乃法物寶玉多燬 上諭行在錦衣衛朕止為二

聖南幸荆楚沿途所御之處及凡事各該有司官全

不敬慎服勞昨衛輝行宮之虞官吏無至者亦無匹

夫勺水之備張衍慶亦不守護殊為欺慢其卽差官

校將該府知府等官吏止番一人護印餘俱械繫送

都護軍門縛付前驅使監押前行示眾及迷守巡布

按兩司官赴鎮撫司拷訊鞫送法司議罪擬贖杖還

職得 旨各官違慢廢職悉黜爲民乃陸炳自是亦  
日見親幸按炳衛輝負 上之功亦云偉矣卽一死  
可贖而隆慶間言官欲剖炳棺戮其屍舉朝不聞出  
一公論吾黨之束濕武升類如此况當炳親幸之日  
士大夫昏夜乞哀其門者甚衆而調停廷杖官不至  
於死功亦有可錄其請戮屍者安知非前乞哀之徒  
也

方士陶典真之進以致一真人邵元節病不能從 上  
南狩故以陶典真薦遂授神霄保國宣教高士命吏  
禮二部給誥印仍許携其家於官典真即仲文也湖



廣黃岡人嘗任山東海州庫大使元節故往來其家  
後元節貴仲文以落大使職往依之于京師元節死  
卽受持春至拜封爵往聞仲文善符水術宮中有巨  
蟒仲文以符水噉之蟒縛劍而死以是得 上幸此  
或民間訛傳云

上之南狩也命大學士顧鼎臣居守既領公勅又召至  
平臺賜有 手勅勢尊而責亦重此臣子不世之遇  
也自宜敬慎共職乃吏部主事缺以鼎臣鄉人刑部  
主事吳崑調補之雖出署部侍郎張潮阿奉鼎臣之  
意而鼎臣獨無嫌可避乎况南狩往返不過數月而

主事亦非急缺之官，部亦暫假之柄，獨不能數月待乎？二公於靖恭之義，似有未盡，故不免于御史蕭輝祥之論。而上令潮對壯以講讀効勞，宥姑之。

先是大學士張孚敬既致仕居家奉 旨建敬一亭寶

綸樓，樓前建朝闕亭，皆以廢寺爲之。輒役民夫爲衆所怨望，又嘗以他事與推官李夢祥迂，而巡按御史周汝貞至，復稍稍裁抑其家。孚敬疑夢祥爲之，乃奏汝貞爲夢祥起讎，受賄不法。汝貞坐回籍聽勘。上命鹽法都御史黃臣同浙福兩司會勘。未幾，孚敬平其妾潘氏，復奏辨之。於是都察院復羈汝貞爲夢祥

報讎非實所佃廢寺令原主贖之不能則復歸張氏  
其族人亦不得因而訐訟以副朝廷優大臣恤遺孤  
至意疏入如擬按孚敬得君終嘉靖之世無與爲比  
而以私役民夫之故一推官能抗之一御史裁抑之  
比于後來輔臣建第而兩院三司郡縣兢爲助工至  
奔走海內阿奉不遑其風蓋邈乎不相及矣

世廟識餘錄卷之九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太僕寺卿楊最上言。今八月十二日。該禮部捧到 聖

諭內云。東宮權命監國重大。仍奏請朕少假一二年

調養。或可親政。悉若初。不敢又取逸耳。欽此。凡在廷

大小文武臣工聞之。莫不驚駭。聖諭何爲一至此

哉。揆厥所由。陛下不過得一方外之士。欲假調攝

修養耳。且古之 聖帝明主。未有過于堯舜禹湯文

武也。陛下所欲取法者。亦未有外于堯舜禹湯文

武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德之功業。見于經載。于史昭

然可考。未有欲東官監國而自托修養者也。堯舜既不肯為禹湯文武亦無所事。陛下何必為此哉。堯舜性之也。非不知修養可以為仙。禹湯文武身之也。亦非不知鍊道可以成佛。數聖人雖知之不可易。而學之不可易。而學不可易而得也。不易得所以不學。豈謂堯舜之世無仙人。堯舜之知不能學仙哉。有學仙之術。有成仙之人。大假所居之地不同。所理之事亦異耳。皇宮內院豈有白日昇天者哉。昔孔子嘗遇老子問禮。出謂弟子曰。今見老子。其猶龍乎。龍卽仙也。孔子非不知老子之為仙不可學也。不可學豈

可待哉。臣待罪僕馬之門，傳聞皇上之諭，始則驚而駭，繼則感而悲，叨列群臣之末，豈可默而無言。犬馬之誠，有如周昌，期期不敢奉詔，伏望皇上端拱清穆，恭默思道，以純心契天心，孝念格玄念。一日二日萬幾，雖勞目力，處分不費精神，以調攝不邇聲色，保復元陽，不求仙而自仙，不希壽而自壽，有千歲矣。黃白之術，金丹之藥，皆不服而用者，恐傷元氣本性。此臣所謂所居之地，所理之事不同，正謂此耳。至于監國事體重大，尤不敢議，自有五六大臣并九卿科道主議。况陛下神武聰明，自有定裁，臣今止云

三代以上至於漢唐宋諸君不惟不足法且不暇及  
言耳九重之下肯一番意焉庶杞人之憂或可備常  
弦一少助云云 上覽疏大怒 詔廷杖之最是特  
年老不勝痛楚遂死杖下疏中所指方士蓋邵真人  
元節也

欽州知州林希元上疏陳伐安南之策謂方瀛方恃都  
齋以爲固若以東莞瓊海之師助占城擊其南以福  
建之師航海出枝封湖廣之師出欽州與之合以攻  
都齋無巢穴矣以廣西之師出憑祥雲貴之師出蒙  
自與之合以攻龍編則根本拔矣如此莫氏可舉而

定也。又條上方畧書凡四上，不聽。蓋希元自大理丞左遷，方不勝其忿懣無聊之意，故悞襲道路傳聞之語，冀一當。上不知兵難遙度，將欲勞百萬之師，以勤蠻徼，卽幸而勝之，得其地不足以耕，得其民不足以使，况未必萬全，所傷尤大。是以書生不可與謀國也。時廣東僉士李默嘗遺書誚之曰：欽州非用武之地，若回非封侯之相。蓋指希元貌侵非台，器也。至今傳以爲笑。其後希元居鄉門，揭林府二字，專通番舶爲都御史朱統所奏。希元故有虛名，竟不窮治，統反得罪。



初錦衣衛指揮樊瑄以長子綱嘗有罪不當嗣欲嗣庶  
子縉綱又訐縉不可嗣宜嗣已子詔下法司按問  
時刑部尚書周期雍言子揚惡以毀親父昵私以偏  
庶均有罪上報曰父子不可並罪再議之於是法  
司改綱誣告人死罪未決者律瑄仍奏事不實律  
上怒責期雍曰瑄奏已事與奏事不同期雍變亂律  
條合對狀期雍引罪姑奪俸一級按今律書前叙服  
制正欲人先明倫而後勅法使情罪必歸于允當  
上既精于律意而尤篤于親親非臣下所及宜其救  
過不暇也

嘉靖間稱戶部尚書梁材爲第一材順天府霸州大城縣人弘治己未進士起家知縣陞刑部主事員外改御史歷副都御史陞刑部侍郎戶部尚書六年考滿得旨致仕尋復召爲戶部尚書加太子少保疏劾郭勛侵擅不法事遂以冠帶閑任卒於家村敗歷中外清節著聞司國計前後十年是時工作繁興邊賈無藝材謹守莞鑰出入有度一切濫請妄費悉禁弗予功臣侵占田土者斷給還民申明守令給由例天下不加賦而用亦足時士大夫頗尚圓通大臣或阿上取寵而材獨屹然自守中流砥柱無媿古人後追

謚曰端肅。蓋稱易名之典云。自後大司農難稱其職矣。

初御史巡按邊腹。凡遇戰伐。止是稽覈功罪而已。不與焉。嘉靖十九年。虜酋吉囊擁眾數萬。由延綏西路定邊營入寇。時諸鎮兵悉分布守邊。虜乘虛攻固原城。分兵四掠。殺戮甚慘。總制尚書劉天和檄革任總兵周尚文。激以忠義。尚文感奮。大破虜于黑水苑。軍聲遂振三鎮。斬獲至四百四十餘級。捷聞。上大嘉之。陞賞有差。而御史呂光洵亦得陞俸一級。巡按以邊功叙錄。始此濫觴。效尤。延至腹內。御史苟便身圖功。

罪無復較然者矣。樊源一開不可復塞也。

春坊贊善羅洪先司諫唐順之司經局校書趙時春以上常不御朝各疏請來歲元日朝賀禮成請皇太子出御文華殿受文武百官及朝覲官朝賀禮部覆洪先等所言謬妄不達大體。上曰東官月上視未愈安得行步且朕方疾後未全平復遂欲儲貳臨朝是必君父不能起者羅洪先等狂悖浮躁不道姑從寬俱黜為民由是三人名重天下時東官尚在童髻卽無疾亦非朝百官之日矧上方不預豈欲聞此不祥語三人之名固不當何此爲重而獨恠夫

希聲附影之徒，恒以事之不足重者為可重也。其後時春順之相繼以兵事起，而皆不效于用，獨洪先名在疏首為上所記憶，卒不及用，故得全其名云。

巡撫大同兵部侍郎史道，雖急功嗜進之士，然其才辨敏給，亦有可取者。給事中聶靖嘗劾其掎剋，自豐備禦無策，復妄意陟冀，脫禍機，乞賜罷斥云云。道歷叙年勞，并乞以奏內事情覈勘，且曰：人臣任事，有夷險有難易，有勞逸。譬之擔負者，二人共一人之負，則逸一人盡一人之負，則勞一人；并二人之負，則困而莫勝；一人兼十人之負，則困而必至於斃。若夫袖手

空言者焉知負者之苦。今外臣之難。惟巡撫最。巡撫之難。惟諸邊最。諸邊巡撫之難。惟大回最。臣以淺昧。承乏重寄。直猶操萬斛之舟于洪濤巨浪中。其所伏藉。惟陛下之威靈耳。使坐享安閑者。不憫其持危濟險之難。與努力支撐之苦。又從而下石以挫敗其器臣之四體。何以展布。惟有去而已。是䟽詞不迫切。而其曉譬諄複。足以折言者之氣。真能臣也。上竟優詔留之。

世廟朝言事之臣。前後踵接。旋罹誅。賢者多矣。大都疏內有畏死意者。上怒其以君實直。得禍最重。若其

言直指乘輿耳心斧躡若御史楊爵者。上雖惡其  
阻拂而亦亮其忠鯁第淹禁詔獄而已終不欲殺  
之也爵跡數上失人心致危亂五事其一言去年  
自夏入秋恒暘不雨歷冬無雪煖氣如春至元旦始  
雪即止憂旱之切遠近所同此誠徹樂減膳之時而  
大學士夏言等輒以爲靈瑞而稱頌之其欺天罔人  
不已甚乎翊國公郭勛中外皆知其大惡大蠹使其  
稔惡肆毒潛干政柄則群狡趨附善類退處其爲天  
下國家之禍日益深矣此任用匪人之過其二言邇  
來四方飢饉相仍小民委命丘壑此誠節用惜財與

民休息之時而土木之興十年於此矣又差部官遠  
修雷壇以一方之故敗民膏血而不知卹昔隨以盛  
修宮室至於亡國願陛下以爲鑒此興作未已之  
過陛下卽位之初嘗以敬一箴頒示天下矣頃來  
朝儀間闕經筵不御大小臣工朝參辭謝未得一覩  
天顏敷奏復遣未得一聆天語臣恐人心怠中外  
渙散此朝講不親之過方士執左道以惑衆聖王  
所必誅者今乃金紫赤紱遍於羽流假此妖誕邪妄  
之術列諸法禁森嚴之地而藉以爲聖躬之福何  
哉貽四方之嘆取百世之譏於聖德國體所損不



小此信用方術之過。陛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謀，盡心納諫，人得以盡言而致治，得失足以上聞也。往年太僕卿楊最言出而身亡，近川左贊善羅洪先等皆以言罷斥，臣恐忠臣結舌，讒諂盈廷，而上下之情不相通矣。此阻抑言路之過。願陛下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之不易，察臣忠悃，覽臣所言，勉之施行。時中外頌以言爲諱，而爵所論皆人所不敢言，意讜而無假飾，真直臣也。爵陝西人，平生清介，絕俗居獄中，惟推演易義，悟死生晝夜之指已。上念之，釋其獄，尋有上書者，復追還繫，凡在繫前後七年。

無敢爲言者。忽一夕，中官大詔急赦爵，爵卽逃歸其舍。有大烏集之，爵曰：「吾殆死矣。」遂自爲墓志。未幾果卒。隆慶初，贈光祿少卿。先是，爵爲行人出使塞上，時遇歲饑，民食草根樹皮。爵優命之日，卽暴其所食，上疏備述民間艱難之狀，上下所司知之。又嘗爲母乞志文於呂狀元柎，自馳單騎行數百里至其家，不享其一飯，而借宿野寺中，俟脫稿而去。此二字傳之前輩一縉紳云云。

方士段朝用，廬州合肥人，嘗以燒鍊術干郭勛，覲以進。用勛試其術，良驗。朝用又言所化銀皆仙物，以爲飲

食器當不死，勛信之，乃製為銀器百餘會。上諭朕躬修秘祝，以謝蒼穹，卽以仙銀器為食，欲設二親。儿又上不得及入廟，欲遵奉，又迫期難辦，勛卽以所製器進之，言此亦高士所化仙銀也。上大悅，卽加勛祿米歲百石，時大工煩興，財用告訕，朝用復獻銀一萬兩，助雷壇工費。上以為忠愛，深加獎賞，授紫府宣忠高士，命支文官正五品俸，乘一真人，陶典真亦力薦之，欲其歲進數萬金，以資國用，已試其術不驗。朝用有徒王子巖者，害朝用寵，乃攻發其諸誣穢，隱惡日開，典真所，典真懼為所累，遂上章自理，請禁係。

子巖而責朝用歲辦銀四萬兩供司空費。上曰黃  
白之術古昔有之，非真有道術者不能。卿初薦朝用，  
乃彼進銀萬兩，朕亦信之，以其足代民膏血耳。卻屢  
試不效，始知作偽。卿本納忠，彼敢為欺，何與卿事？於  
是勅錦衣衛執朝用子巖，赴鎮撫司拷訊。以聞。先是  
朝用所化銀俱出郭勛帑，而朝用以幻術盜之者也。  
既事露而，上亦寢踈勛矣。勛本以議禮為，上所  
寵眷，後漸驕恣，侵奪朝權，為縉紳所切齒久矣。段朝  
用已忤，上旨後查撥團營軍役，以不便已私，故遲  
領勅為科道官叅劾。上益惡而刑科都給事中高

時遂乘機發其平生之短而謂其與罪人張延齡代管家事於是聖怒愈不可解而勛就逮下獄死矣高時杭州人時後落職家居以姦淫事亦論死隆慶初人以其嘗論武定乃宥之也

辛丑四月辛酉夜九廟災廷燬成仁二廟主上哀

痛之甚巡視皇城科道官胡汝霖聃靖李乘雲恐

上罪之乃劾奏大臣翟鑾嚴嵩郭勛等開災不疾赴救姑以寒責而是時鑾等方供事祈禱內壇業已先詣災所令守廟內臣巫捧神主以出已開長安門方納汝霖等入上察其言不實諭鑾等曰卿等力竭

齋誠贊朕禱雨日夕左右夫誰不知彼說者正指是  
且禱雨爲民食非聲色遊娛非卿等導諛使舉藥生  
今亦是此群小輒乘機中傷可歎勿爲介意有旨宥  
文武大臣擇到并未入者而汝霖等俱外譴上威  
福不測非人所能預揣也後都給事中戚寶等因灾  
變陳言誤以已意既有所指斥復有所薦引上曰  
宗廟灾變朕方朝夕祗懼不敢康寧在廷羣臣正宜  
體念同加修省以回天意戚寶乃敢因而行私肆意  
妄言變亂邪正奇廷相載儒原係科道所舉乃自相  
背戾彈劾王幾僞學小人專擅薦引顯是懷奸植黨

對者訪區責令陽亦已與引射亦外朝

總督薊州兵部侍郎胡守中始以御史苞車駕南狩

頗著風力因諂事郭勛勛嘗薦其有才上遂不次

擢用其後縱肆貪黷無所不至在邊常虛張虜勢假

稱犒賞冒費帑銀無數已修建來遠樓欲藉以威虜

乃擅砍潮河川一帶樹木爲之自徽喜峰口藩籬其

狂誕可笑顧誇以爲功奏聞之上請賜樓名上

心知守中反騁小人蠹政誤國姑付巡按御史查核

而禮科給事中章允賢之奏至矣奏內言其拜勛爲

義父出妻相見詞極醜穢竟下獄論死易曰惡不積

不足以滅身守中之敗天使之也

吏部尚書許誼以邊報屢警軍需匱乏請發內帑之金借百官之俸括富民之財開臨貯之令以濟邊儲上以借俸括財非盛世事已之頃萬曆間內閣輔臣以陵工費大議百官如嘉靖故事捐俸助工上知百官俸薄輸諸公必取諸民亦報罷此二事若合符節真無媿於法祖矣

壬寅宮變始於宮婢楊金英等蓋欲斃上於熟寢初以繩束喉而誤爲死結喉氣通得不絕有張金蓮者知事不就走告皇后后往救獲甦尋命太監張佐



高忠捕訊之得金英同謀者楊玉香邢翠蓮姚淑峯  
楊翠英關梅秀劉妙蓮陳菊花王秀蘭八人親行弑  
逆首謀者則寧嬪王氏也是時端妃曹氏有殊色爲  
上所鍾愛實不與謀而蘭及之以有授意者人以  
爲冤張金蓮事露方告更有徐秋花鄧金香張春景  
黃玉蓮數人在內詔不分首從悉磔之於市按古  
者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時變起倉卒刑亦促  
成于中官之手故法司不得而爭之也

咸寧侯仇鸞兵部尚書毛伯溫奉命議討安南至廣西  
徵調兩廣福建湖廣狼土官兵并檄雲南守臣及諸

司俱集議分正兵爲三哨分奇兵爲二哨烏雷山等處兵爲海哨又議雲南別集之兵于蓮花灘分三哨與黔國公沐朝輔安遠侯柳洵提督軍務侍郎祭經巡撫都御史汪文盛等部署已定乃馳檄安南臣民諭以朝廷興滅繼絕之義討罪止於莫登庸父子不能舉郡縣來降者即以其郡縣授之擒斬登庸父子來降者賞二萬金官顯秩申告再三又諭登庸父子果能束身歸罪盡籍其土地人民納款聽命亦待以不死伯溫等駐師近邊登庸聞之懼遣使詣軍門乞降詞頗卑切伯溫等承制許之約以十九年十一月

三日來降時登庸子方瀛已死乃留孫福海守國登  
庸與姪文明并酋首院如桂等四十餘人入關各尺  
組繫頸詣所設闕庭徒跣匍匐稽首跪上降表復詣  
軍門匍匐再拜盡籍國中土地軍民職官悉聽處分  
欽州所奏被侵四峒境土願以內屬仍請奉正朔舊  
賜印章謹護守以候更定於是伯溫等宣諭朝廷  
威德暫令歸俟命伯溫乃與諸守臣會蹠言安南畏  
威束身歸罪其黎寧自稱黎氏之後譜系不詳無以  
爲據乞宥納登庸削去故爵量受新秩而遣人伴送  
文明與諸酋至京齋上降表曰臣切惟先國主黎氏

末運迫趨相繼淪喪。及至黎庶靖國未幾亦遭危疾。  
臨終倉卒苟從夷俗。暫以國事付臣。又付子方瀛。未  
及奏請誠涉擅專。雖君門萬里難於上聞而罪實。  
滔天。豈容自昧。嘉靖十七年臣父子謹遺阮文泰等  
齋表乞降并祈處分。但積誠未至不能上動。聖心  
夙夜憂危靡遑寧處。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臣子方  
瀛不幸早殞。國人狃於舊習欲以方瀛長子臣福海  
代領其衆。臣慮前者誤相受授。義已不安。今若再徇  
所請。負罪益重。無以自解。以此臣與長孫福海性執  
共以俟朝命。頃者大將專征。重兵壓境。圍猶圍豕。何

足以當惟是國人亦危朝夕幸見軍門繳問備奉  
天言慈渥無涯拊膺流涕竊念臣登庸有罪黜首無  
辜聖慈不忍以臣之故而駢戮群黎臣何幸以群  
黎之故而槩存殘喘已於國內北望高呼率小目阮  
如桂杜世卿鄧文植耆人黎澄士人阮經濟等於十  
九年十一月初三日組繫出境稽首投降臣登庸欲  
躬赴京瞻天請死緣已衰老不堪匍匐臣長孫  
福海喪次不可遠離臣今遣臣親姪莫文明并差國  
主舊臣許三省阮簡清小目阮廷祚等詣闕待罪伏  
望聖慈矜宥俾獲自新其土地人民皆天朝所

有惟乞俯順夷情從宜區處使臣得以內屬永世稱  
藩及北照列燕事體歲頒大明一統曆刊布國中共  
奉正朔莫大之幸也雖臣先國臣丁氏陳氏黎氏遞  
相沿襲稱號紀元臣也嚴戒國人一切革除聽候新  
命豈敢仍蹈往謬自速天誅比者臣聞廣東欽州  
知州林希元奏稱如昔貼浪二都新凜金勒古森了  
葛四峒係欽州故地果如所稱臣性命是聽其本國  
先年缺貢應合類補及以後年分續貢方物臣不敢  
遽以爲言者以方在罪中求免一死尚恐不得耳又  
臣與國人欲照先朝故事備代身金銀人獻上亦慮

唐突惟輸款上關若 天朝原賜本國王印信臣登  
庸止宜謹守不敢擅用伏望 聖明審察臣登庸不  
勝戰慄之至夷目阮如桂等亦合疏奏登庸寔受慮  
付託路阻末由上達今黎氏已絕無後乞請登庸罪  
俾仍攝國衆庶免他辭 詔下廷臣雜議僉謂宜如  
伯溫等所請并條上設官頒正朔定貢請給印信復  
四峒處受降勅諭待夷使勘黎寧擊兵馬諸事宜  
上曰安南自昔屬中華至宋受王封始淪于夷若  
陳氏傳世久遠又知慕義納款爲我 太祖加獎著  
訓後人無伐其國 帝王無外之仁何厚也止因賊

臣黎季犛弒主日焜又殺其孫添平大遂不道上干  
我文祖震怒始命將討平郡縣其地是出交人于  
水火已不得爲黎利復肆奸欺鼓衆作叛又詭詞請  
封我宣宗皇帝念息兵未久惟聖祖爲陳比意  
以恤交人姑置不問累朝因之朕卽位以來黎氏久  
不來庭將奉辭伐罪節據勘奏乃知有莫登庸父子  
竊據因其罪狀未明恐戮及無辜暫遣文武大臣從  
宜撫勦今登庸旣面縛請罪是與二黎兇悖有間察  
其降表與國人代陳情有可原姑宥之茲爲交人未  
旨革去王號毋許稱國庶免亂賊接迹相叛旣云黎



民無人登庸又為交人附屬准受職賜印便奉正朔  
朝貢仍計其地方為置官屬以便統轄其人民土地  
朝廷無利之所請事宜兵戶禮三部再集廷臣詳  
議以聞比廷議復上 上命降安南國為安南都統  
使司以莫登庸為安南都統使官從二品子孫世襲  
別給銀印舊所僭擬制度削去改正海陽山南等十  
三道路各置宣撫司設宣撫同知副使僉事各一員  
更換黠咄俱以付登庸廣西藩司每歲給與大統曆  
以奉正朔仍令三歲一貢四峒侵地還屬欽州今兩  
廣撫臣優恤之國中錢穀甲兵之數不必奏報黎寧

仍令守臣勘訪果係黎氏之後授與所據四府境土以奉宗祀否則已之莫文明諸夷使及所遣伴送之人各加賞賚已而兵部請擇日率群臣表賀并論內外諸臣工上辭表賀而錄大學士夏言等尚書毛伯溫等爵賞有差是役也上意本不欲勤兵第欲以兵威坐攝叛夷已果如睿筭而功收不戰安南至今奉正朔稟約束修貢納款如故真神武不殺哉其降表亦明暢委婉故備錄之

詔削少師燕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夏言秩以少保兼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致仕初言久

以疾在告會。慈壽皇太后崩。上以皇太子服制之儀傳示及言言具疏對誤。寫字號被旨切責。令從賈陳狀言。因引咎陳謝。并乞給假還鄉治疾。上怒曰。言初以言職。朕命予敬傳示。令上言。郊禮自是異擢崇遷。眷出群臣上。何肆意放恣。一至於此。茲廟災修省之初。皇伯母大喪之際。遯圉未靖。正屬主憂之時。乃罔思體念。居出意任。病已將平。敢於求逸。大負倚任。本當逮問。第念往勞。姑洛職。令致仕去。言因遙警條上備虜事宜。上曰。既蘊忠謀。何乃堅乎。自愛。負朕眷倚。姑不問。章下所司知之。按此。

初斥言也未幾復召還原職仍賜假調理既踰年言  
上躐乞骸骨上手批曰言始因朕諭乎敬令上躐  
論郊禮漸階寵用出群臣之首累次放恣欺慢全無  
警懼面諛退誹深負朕恩遇優禮之甚屬當日食太  
重正坐下慢上之咎合革職閒住此再斥言也

初妖人段朝用以燒鍊術干郭勛為勳建丹室因得見  
上授為紫府宣忠高士已而改羽林衛千戶又改  
紫府宣忠散人時勳得罪繫獄未測上旨朝用謀  
行騙局執勳奴榜掠之且告曰歸語而主餽我金十  
萬當免而主追贓勳奴不應朝用繫之其夕一人死

朝用知不可掩乃上書言勛奴欲行刺為己所覺避  
逅至斃仍署官羽林衛千戶銜上怒朝用改官不  
受命又於禁封日奏私事擅殺人下鎮撫司鞫治備  
得其實法司議請加顯戮没人其妻子財產報可後  
朝用度死按勛本以議禮蒙寵後來專權驕恣頗干  
朝事故為縉紳所不悅晚進段朝用以結主歡天  
益之疾矣卒以此賈禍愚哉然聞上南狩與大學  
士顧鼎臣居守獨勛不受中外餽遺此亦有持操為  
武人所難宜上終念之也

內官監太監高忠嘗以事忤旨繫內獄尋被釋無何即

有官婢之變。上甚疑之。至是月忠以建大享殿。請  
祭司土神。易定磔字以定頂。上大怒。謂其包藏惡  
念。任意欺罔。且以定磔常言。何礙禮而諱避也。令所  
司如律斬之。居數日。刑部請執忠赴獄。上曰。朕初  
因定磔二字。一時怒疑人。將謂朕以片言罪人。且昨  
工部奏及翰林院撰文。皆易為定磔非也。自後內外  
文移。仍用定磔字。按自古臨文不諱。嘉靖末年。凡奏  
上冊牘。卽點書間。尤多避忌。此或群臣諂事之過  
而。上未必胥肩計較也。

巡城御史戴維。帥以事欲管兵馬指揮鄭思賢。金夏二

人故以所懸常朝牙牌擊地致損上甚訐維師戮制  
上以御史不諳憲體謫維師爲江西布政司都事  
而二人居職無恙未幾吏部不得已劣陞二人爲州  
同知蓋是時上旣嚴明而朝廷典刑故在貴不  
得陵賤賤不得妨貴若後來卑官如二人所爲臺省  
中共起而魚肉之矣